

《主角》：向下扎根的艺术底色 与笨功夫的信念坚守

○ 王利丽 刘中锦

近来,电视剧《主角》热播,在当下电视剧不断受到流量短视频、微短剧冲击的状况下,这样一部长剧脱颖而出,无疑有其独特的艺术特征。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陈彦茅盾文学奖的同名作品,讲述了易来弟(后改名易青娥、忆秦娥)这一来自秦岭大山深处的放羊娃,阴差阳错地代替姐姐进入县秦腔剧团学员班,由此展开了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近半个世纪命运沉浮的感人故事。该剧以与流量逻辑背道而驰的创作姿态,诠释了坚守“笨功夫”的朴素信念。

守拙成巧:主角的向下扎根与逆向生长

忆秦娥是《主角》中的真正主角,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的身份蜕变,“守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这种“守拙”实际上就是对脚踏实地笨功夫的坚守。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她从来不

知道走捷径,也不懂得敷衍应付,心中只装着一件事:唱戏练功。这份“守拙”也是整部作品贯穿始终的艺术底色。

初入剧团时,忆秦娥寡言、木讷、怯懦,甚至被众人嘲笑为“瓜女子”。面对种种排挤与磨难,她从未抱怨半句,只知道一味地练功。在陈彦看来:“忆秦娥有一种笨,有一种憨痴。她有一种向下的能力,只有向下,才可能向上。她要成其大,必然要守其弱。”

忆秦娥的“笨拙”不是缺陷,而是一种近乎天性的“守拙”,她把所有精明算计的能量都省下来,全部倾注到练功这一件事上,就是简单又坚定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着。舅舅胡三元入狱后,忆秦娥也被理所当然地从学员班赶去了烧火房,整个剧团几乎所有人都不再对这个放羊娃抱有任何期望。可就是这恶劣的生存与生活环境,反而为内向腼腆的忆秦娥提供了绝佳的练功契机。

“守拙”不是一味退让,反而是更为深沉与踏实的进取,它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一种逆向思维方式。忆秦娥角色的塑造,打破了既往观众对“主角”的固有认知,书写了剧集主角塑造方式的新路径。

角如微尘:群像世界的人物弧光与伦理力量

如果说忆秦娥的个人选择诠释了“守拙”的人格力量,那么整部剧所塑造的群像人物,则将这一理念从个体坚守拓展为一种行业精神。《主角》中塑造的人物群像,他们虽然各有性格、命运相异,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内在信念,就是用很多人不以为然的“笨功夫”日复一日地淬炼秦腔技艺,将生命融入秦腔的艺术世界。这种对秦腔技艺的磨炼与坚守,使得他们即使处于叙事边缘,仍能在秦腔的艺术世界中成为主角。

胡三元是县秦腔剧团的当家鼓手,在他看来,司鼓不仅要追求节奏的精准,而且要在轻重缓急之间,呼应人物命运的起伏与戏曲的韵律。后来,他锒铛入狱,遭遇人生的至暗时刻,他也没有堕落,反而在狱中组织节目排练,用鼓槌赢得满堂彩。

老艺人们对于秦腔的严苛看似不近人情,实际上这正是他们的来时路,师兄弟四人一把年纪仍能登台演出且技艺不输当年,那正是几十年笨功夫坚守下来的资本。正如张嘉益所言:“《主角》是一部真正的群像戏,角色多、戏份重,每个人物都有光彩。”人们常说“角如微尘”,就是说人人皆是尘埃,却都能在自己的舞台上成为主角。

笨功夫的坚守:人生的锤炼与沉潜之道

秦腔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重要代表之一,这一古老艺术的传承就是“笨功夫”的典型实践。在戏曲行当中想要唱出名堂而成为真正的“角儿”,绝不是依赖天赋或偶然机遇,而必须经过长年累月的技艺磨炼。

当然,《主角》的视野并非只聚焦于戏曲本身,更在于对角色命运的书写,忆秦娥的命运实质上是一种更普遍的人生隐喻。当今社会飞速运转,流量逻辑盛行,“一夜成名”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但这部剧却以一种“逆流”的创作思路,回应了当前的审美现状。该剧摒弃了炫技与奇观,回归最朴实的镜头语言,这些不取巧的创作方式获得观众认可的同时,也印证了无论哪种行业,真正的收获都必须经过沉淀与锤炼。

《主角》并非要告诉观众“如何成为主角”,而是道出了人生的要义,无论时代如何喧嚣,只有坚持向下扎根,方能逆向生长,真正的主角必须下得了笨功夫。

《主角》：现实主义戏曲题材 电视剧的人物塑造突破

○ 李茂华

去功能化:配角群像的个性塑造

现实主义创作的另一重突围,体现在对配角群像的“去功能化”处理。传统戏曲题材中,师傅往往是“传道授业”的符号,对手常沦为“制造冲突”的工具人,爱人是“情感点缀”的陪衬。《主角》却赋予这些人物独立的生存逻辑,使他们虽非“主角”却个个焕发光彩。

胡三元号称“西北鼓王”,敲得一手好鼓,个性吊儿郎当,几进几出公安局,但却为人豪爽仗义,也因此在他入狱托孤后,剧团上下均对忆秦娥照顾有加,最终促使忆秦娥坚定地走上了学艺之路。

花彩香与米兰,本是争“主角”的竞争对手,但剧中并未将二人刻画成扁平的宫斗式主角,而是在竞争中赋予了二人善良的底色。在花彩香怀孕之时,米兰终于当上主角,尽管内心不情愿,但花彩香仍然善意地点点米兰唱腔技巧。多年之后,花彩香在刁家村卖凉皮,已是公司董事长的米兰专程赶去看她,不是为了显摆,而是真的想念。二人由年轻时的明争暗斗,到中年后的相互怜惜,观之令人唏嘘!

还有以苟存忠为代表的秦腔老艺人,因挚爱而坚守,终得将秦腔老戏传承下来,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与忆秦娥一起长大的年轻秦腔艺人,如楚嘉禾等,她们嫉妒忆秦娥的才华,却又不甘屈居人下,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欲望、执念、挣扎与局限,走在自己的人生轨道上。他们不是《主角》故事里的背景板,而是一个个在时代里认真活着的“自己”。这种去功能化的

处理,让整个秦腔剧团的群像都活了起来,也让整部作品的现实主义底色越发厚重。

细节写真:人物生动的叙事技巧

《主角》人物塑造的第三重突破,在于对细节的精密把控。这种“细节写真”不是自然主义的堆砌,而是经过艺术提炼的“典型化瞬间”,如同“点睛”之笔,为人物注入了灵魂。

忆秦娥少时从乡间来到城里,事事茫然,总睁着一双不谙世事的大眼睛。作者给此时的秦娥设计了两个小细节:一是“能吃”,她一顿能吃5个馍;二是“耸鼻”,遇到不知如何处理的事时总是耸耸鼻。这两个细节一下子就把一个刚从乡下来到城里、带着一身土气却又心性纯粹的少女形象牢牢立住了。

除了主角,配角的细节刻画也处处见功夫:黄正轻敲桌子的手、朱继儒张大又合拢的口、苟存忠戏时高高挽起的袖口、胡三元走路时永远斜晃着的头……这些经过提炼的细节不刻意、不突兀,却在细微处揉进了人物的身份底色与性格特质,让读者和观众顺着这些细碎的的日常瞬间,自然触摸到人物最真实的肌理,让整部作品的人物摆脱了悬浮感,真正扎进了现实的土壤里。

《主角》人物的塑造,给了当下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一个深刻的启示:让人物先回归“人”的本色,故事才能获得生命;让叙事真正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人物才能真正站立起来。深深扎入现实的土壤,才是现实主义题材创作成功的根本所在。



形成规模化的影像创作矩阵,传播影响力相对有限。

近年来,西部影像创作迎来了快速发展阶段,《装台》《山海情》《生命树》《主角》等一系列优质作品相继问世。这些作品延续了西部电影扎根现实的创作传统,以更加多元和细腻的叙事视角,生动展现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地域特色以及不同群体的真实日常生活。相较于传统西部电影的影像表达,这些西部影像拓宽了西部题材的叙事视野与表现范畴,以多媒介、多维度的影像形式完成了对西部自然风貌、社会百态、民生变迁的全方位影像书写,真实诠释了西部人民质朴坚韧的精神特质。从这个角度看,这些电视剧及纪实影像创作在继承传统西部电影人文内核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西部题材的艺术表达,或者说完善了西部地域的影像叙事体系,让大众对西部地域的

社会风貌、人文精神都有了更为全面立体的认知。

发展之道:深扎厚土,向新而行

当前,影视行业环境不断变化,人工智能开始深度介入创作,西部影像更要牢牢守住自身独有的地域资源与人文根基,在时代浪潮中审慎探索、顺势求新,在中国区域影视创作中走差异化发展道路。第一,要坚守质朴昂扬的精神本色。西部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还是一个独具风骨的精神高地。广袤苍凉而又雄奇壮美的自然环境,孕育了西部民众坚韧质朴、勇于开拓的品格,也沉淀出一种真挚而崇高的生命质感。诞生于这片土地的影像,天然承载着这份风骨,这是西部影像不可离弃的厚重底色。第二,要秉持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现实主义是中国西部影像最核心的美学标签,因而真实描摹西部民众的生活现实和生存状态,一直是西部影像的创作内核。这就要求西部影像创作必须立足现实土壤,用动态、发展的视角观察西部社会的民生百态,捕捉时代变化和人文流动,从而折射出西部大地不断更新的时代风貌。第三,要探索多元化的艺术表达。西部影像要实现良性发展,需要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既要守住前辈积累下来的成熟创作经验,也要顺应市场和媒介的变化灵活创新。在延续本土审美特质的前提下,协调好作品的思想深度与大众观感,同时适配短视频、纪录短片、网络剧等新兴的碎片化、多样态传播渠道,让西部本土叙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归根结底,无论影视技术和传播业态如何变化,内容朴实、情感真诚的作品,永远是打动人心根本。这也是西部影像在任何时候都不应丢弃的初心。

美学起点:西部电影的拓荒与深耕

西部题材创作是中国本土影视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电影理论家钟惦捷立足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发展路径,以开阔的文化视野率先提出“面向大西北:开拓新型的‘西部片’”的创作倡议,为中国本土地域电影的探索指明了方向。这一极具前瞻性的理论倡导,推动了新时期西北影视创作的整体发展,自此开启了中国西部电影的创作征程。

以西安电影制片厂为代表的一批电影创作者,扎根西北大地潜心创作,让中国西部电影在新时期影坛迅速崛起、独树一帜。一代代西部电影创作者用匠心与热忱打磨出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精品力作,如《人生》《老井》《野山》《黄土地》《黄河谣》《双旗镇刀客》等,这些作品将镜头对准黄土高原、黄河岸边的普通人,既不回避展现生存的艰辛、传统的重负,又始终饱含着对土地和人民的炽热情感,在粗犷的风沙与苍凉沟壑中,刻画出中国人最深沉的生命意志和命运史诗,实现了现实主义精神与雄浑诗意的高度融合。经过40余年的发展沉淀,中国西部电影已经形成辨识度鲜明的区域电影品牌。它凭借深刻的人文反思、鲜明的西北美学风格、扎实的现实主义表达,走出了一条贴合中国本土、彰显民族气质的电影创作道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电影的艺术形态与审美体系。

影像延伸:多元叙事中的西部书写

随着时代发展以及媒介环境的更新,传统意义上的西部电影不断拓展创作边界,从单一的西部电影创作,逐步发展为涵盖电影、电视剧、纪实影像的多元化西部影像叙事体系,西部题材的文艺创作变得更加立体、丰富。事实上,早在十余年前,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为代表的电视剧作品,就已经在荧屏上很好地呈现了西部大地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但受创作体量与行业环境的限制,当时尚未

从西部电影到西部影像:一场跨越四十年的美学远征

○ 吴英华

